

# 義大利大選研析

陳澤豐

## 一 引言

閣潮迭起，政局始終動盪不安，視解散國會如同家常便飯的義大利，於六月三、四兩日又舉行了二次國會大選。這次大選起因於數月前，在國會中居於第二大黨地位的義共突然要求參加基民黨的少數黨內閣。但以總理安德瑞奧蒂 (Giulio Andreotti) 為首的基民黨決策人物，斷然拒絕了這項要求。義共圖窮七現，於是發動了倒閣風潮，使基民黨政府不得不提前解散國會，重新改選，讓選民做一理性的抉擇。所以一般認為，這次大選實際等於決定義共是否可以參加政府的一次公民投票。選舉結果，義共遭遇嚴重的挫敗，不但粉碎了參政的美夢，而且失掉一九七六年大選所獲得的優勢，可謂弄巧成拙，得不償失！

## 二 大選結果

大選次第揭曉後，中外各報所刊資料既不齊全，也不一致。茲綜合所獲資料，列表顯示如左：

### 1. 眾議院

政黨	所獲席位比較			得票率 (%)		
	一九七九	一九七六	比較	一九七九	一九七六	比較
基民黨 (D.C.)	二六二	二六三	- 一	三八·三	三八·七	- 〇·四
共黨 (P.C.I.)	二〇一	二二八	- 二七	三〇·四	三四·四	- 四·〇
社會黨 (P.S.I.)	六二	五七	+ 五	九·八	九·六	+ 〇·二
社會運動黨 (M.S.I.)	三〇	三五	- 五			

政黨	所獲席位		得票率 (%)	
	一九七九	一九七六	一九七九	一九七六
社民黨 (D.S.D.I)	二〇	一五	三·八	三·四
共和黨 (P.R.I)	一六	一四	三·〇	三·〇
自由黨 (P.L.I)	九	五	一·九	一·三
無產階級民主黨 (D.P)	六	六	一·一	一·一
激進黨 (Radicals)	一八	四	三·四	一·一
南提洛爾黨 (S.V.D)	四	三	一·一	一·一
其他	二	〇	〇·二	〇·〇
共計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 2. 參議院

政黨	所獲席位		得票率 (%)	
	一九七九	一九七六	一九七九	一九七六
基民黨 (D.C)	一三八	一三五	三八·七	三八·六
共黨 (P.C.I)	一〇九	一二六	三一·七	三三·八
社會黨 (P.S.I)	三三	二九	三·三	三·一
社會運動黨 (M.S.I)	一三	一五	一·三	一·一
社民黨 (P.S.D.I)	九	六	〇·九	〇·八
自由黨 (P.L.I)	二	二	〇·二	〇·二
共和黨 (P.R.I)	六	六	〇·六	〇·六
激進黨 (Radicals)	二	〇	〇·二	〇·〇
共計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六三·〇

附註：○有稱爲新法西斯黨 (Neo-Fascists)。  
 ⊖激進黨所獲席位，一說爲十六席。

南提洛爾黨 (S. V. D.)		其他		共計	
三	二	一	四	三一五	三一五
+	+	-	-	±	±
一	一	三	三	〇	〇

附註：①基民黨得票率，一說為三八·三%。

②共黨減少席位，一說為八席。

③共黨得票率，一說為三一·五%。

義共會希望在这次大選中獲得足够的支持，以便在義大利內閣中取得席位。早先的民意測驗顯示，義共可能無法保持一九七六年贏得的百分之三十四選票，有些觀察家甚至認為，支持義共的選票可能會降低到百分之三十<sup>①</sup>。結果在眾議院席次選舉中，義共只獲得百分之三十點四的支持，比上次大選得票率減少了百分之四。而他們在眾院原來擁有的二百二十八席中，損失了二十七席，只剩二〇一席。在參院席次選舉中，義共獲得一百零九席，比原來減少了七席。義共在參、眾兩院遭到「雙殺」，這是一九四八年以來的第一次，也可以說是今年義大利大選中的唯一特色。

執政的基民黨在眾議院席次選舉中，獲得百分之三十八點三的支持，比上次大選得票率減少了百分之零點四，在眾院中獲得二百六十二席，比原來少了一席。基民黨在參院席次選舉中獲得一百三十八席，比原來多了三席。一般而言，執政的基民黨在參眾兩院席次的競逐中，雖無突破性的進展，但大致尚能維持他們在一九七六年大選中所獲得的成果。

在國會中居於第三大黨地位的社會黨，其黨魁克瑞科西 (Bettino Craxi) 曾大膽預測，該黨必能夠在大選中取得足夠席次，以便居於較佳地位和基民黨從事談判<sup>②</sup>；但選舉結果，該黨只是略有斬獲，得票率為百分之九點八，比原來多了百分之零點二，即在眾院中多了五席，參院之中增加了三席。

在这次大選中，收獲最大的首推激進黨。這是一個主張民權及反核子聯盟的黨派，該黨上次得票率為百分之一點一，這次躍升為百分之三點四，在眾院中的席次由四席激增至十八席，進步實在驚人！

大黨的挫敗或停滯不進，普遍造成對小黨的有利。例如社民黨黨魁之一的前國防部長塔納琪 (Mario Tanassi)，雖曾捲入洛克希德 (Lockheed) 賄賂案，但該黨得票率仍由原來的百分之三點四升高為百分之三點八；又如中間派的共和黨，在其深具影響力的黨魁馬爾法 (Ugo La Malfa) 逝世後，得票率仍然釘住百分之三左右；自由黨曾被民意測驗看低，預測可能在國會中

註① Newsweek, June 4, 1979.

註② Hammer and Sickie at Half-Mast, Berlinguer's Communists Suffer a Stunning Defeat, Time, June 18, 1979.

消失，但其得票率却從百分之一點三竄升到百分之一點九<sup>③</sup>。

### 三 分析與檢討

一般而言，這次義大利大選，似不如上屆競爭激烈。選舉活動的單調，選民的冷漠，甚至一向喜歡鬧事的恐怖份子也偃旗息鼓，在在顯示這次大選似乎並未受到義大利人應有的重視。何以義大利人對這次大選有超乎尋常的冷漠反應？這可以從兩方面尋求解釋：

第一、選舉次數過於頻繁，且無助於僵局的打開。義大利人喜歡投票，熱愛選舉，把投票看成是公民應盡的義務，通常投票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端看選舉能否解決問題。自一九七三年以來，這是國會的連續第三次解散，再加六月十日的歐洲議會選舉，以及一九七七年的兩次公民投票，還有若干次的地方性選舉，多少使人產生麻木和無所謂的感覺。何況在選舉前夕，幾乎無人會相信，由於選票的變動，可以解決政治的困局！回顧一九七六年那次大選，幾乎每一個義大利人都特別關切，義共得票數是否會超過基民黨而改變原來的政治結構？而這次未投票前，大家多少已可肯定，選舉結果一切將仍保持現狀。

第二、政黨老調不再吸引選民。這些年來，很多義大利人對於若干傳統政黨政見的不能推陳出新，一再的老調重彈，缺乏新號召，看不到新面孔，感到厭煩與不耐。換言之，他們對政治不再抱有幻想，政黨不再能說服他們，更少能使他們感到驚奇。有人說，教宗約翰保祿二世所以能够吸引羣衆，感動羣衆，沒有別的理由；因為人們跟他在一起，至少經常可以期待某種驚奇。激進黨的勝利，至少說明了一件事實，那就是它瞭解選民從一九七七年已滋生的「反黨」(anti-partis)傾向，掌握了部分「無黨」(sans partis)的游離票。義大利社會學家葉柯(Umberto Eco)認為這是一種「認同的危機」(Crise d'identité)，不僅影響選民，也同樣影響到政黨。激進黨之所以有所斬獲，並非他們已解決這種政治「認同的危機」，而是他們透過來自各種不同視野的候選人，加以表象化<sup>④</sup>。

個別來說，義共這次的失利，可從三方面加以檢討。第一，就整個國際背景來看，今年日本、泰國、西德、加拿大、英國等國的各项選舉結果，保守勢力大為抬頭，整個世界有顯著的「向右轉」傾向<sup>⑤</sup>，這對於義共的競選活動甚為不利。第二，就義共策略來說，也有值得檢討之處。義共自一九七六年的選舉「勝利」背後，即隱藏着一股潛在的危機，當時義共頭目貝林格（

註③ Ibid.

註④ Robert Solé, Elections Sans Passion en Italie. I. - Une grande lassitude. Le Monde, 2/6/1979.

註⑤ 陳裕清，西方政情在右轉中，中央日報，六十八年六月六日。

Enrico Berlinguer) 採取的是「歷史性妥協」(Historic Compromise) 策略<sup>⑥</sup>，即義共雖不能在內閣中居一席之地，但義共仍支持基民黨政府，條件是基民黨政府必須在內閣以外與共黨共商國是。義共此一妥協策略，結果證明是失敗的。因為義共不僅未能在政府中分享實權，反而導致黨內若干激進份子對貝林格的不滿，認為他已失去「革命的熱忱」。因此，義共在地方選舉中逐漸失去選民的信任；更嚴重的是，義共黨員在去年一年就有二萬四千名因而脫黨，這就是前述「反黨」的表示。而作為義共權力基礎的義大利工人，亦反對貝林格適度調整工資的主張。今年一月，當義共發現支持基民黨政府得不償失時，立刻改變與政府合作的態度。貝林格在要求共黨入閣遭到拒絕後，即謀推翻安德瑞奧蒂政府。然而，此一行動對義共本身却非常不利，因為義大利長久以來的政治傳統，是選民對倒閣的政黨總是不懷好感，義共倒閣加重了他們自己的不利情勢<sup>⑦</sup>。第三，就選民心理來說，義大利境內過去層出不窮的暴亂事件，亦造成他們對義共的不信任心理。自從去年三月，前基民黨總理莫洛(Aldo Moro)遭綁架撕票以來，義大利接二連三地發生大爆炸事件，造成血跡斑斑的氣氛。許多選民認為恐怖份子就是「義共的意識形態產物」，視義共為恐怖份子的同路人<sup>⑧</sup>。選舉過後，義共當局曾由北到南，逐一選區檢討得失，發現越是恐怖份子鬧事，越是不安寧的地區，義共的失票也最多<sup>⑨</sup>。

有此三方面的先天不利條件，儘管貝林格馬不停蹄地到處奔走競選，例如他在那不勒斯對失業業者講話，在米蘭和工人廝混煽惑，在杜林(Turin)最大的飛雅特(Fiat)汽車工廠跟工人盛大集會，甚至把法共頭目馬爾歇(Georges Marchais)也帶到杜林集會的現場，試圖強化歐共聯合陣線的印象，但這些努力都未能挽救義共在大選中已經註定失敗的命運。

貝林格把義共的失敗，歸咎於基民黨從事「大規模、有系統的」反共運動。事實上，這該是義共自毀陣腳的下場。義共的失利，象徵「歐共主義」(Eurocommunism)的沒落，對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將有如釋重負的輕鬆感覺，他們將不必再擔心義共會進入此一妥協政府的內閣，而危害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機密。

對於基民黨而言，這次義共在大選中的失利，並不值得特別慶幸，因為選民並沒有增加對他們的支持。義大利目前是西歐工業社會中，較為貧窮的國家，工農業生產力不高，通貨膨脹情況嚴重，失業人口高達一百七十多萬人。一般認為，經濟窮困是造成義大利政治不安與社會混亂的一個主要原因。基民黨在這次大選中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顯示義大利選民對政府在解決他們日常生活方面的努力，仍表不滿。

註⑥ 有關「歷史性妥協」要點，請參閱拙文——西南歐共黨新動向，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六期，頁六十。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趙春山，義大利共黨失勢，中央日報地圖週刊，第一六七四期，六十八年六月八日。

註⑨ Le P.C.I. ne Cherche pas à masquer son recul, Le Monde, 7/6/1979.

這次大選結果，對於基民黨內的保守人士而言，無異是一項極大的鼓勵。在一九七六年的大選後，即有一批基民黨新進國會議員，試圖在黨內形成一股真正的保守遊說力量，以影響政府的決策。這批議員大都受到企業界及右翼報紙的支持。過去，基民黨政府的決策，常常出現搖擺不定的現象。在一九七三年安德瑞奧蒂擔任總理時，基民黨政府曾出現「右傾」的明顯跡象。一九七六年安氏再度擔任總理時，面對義共勢力的陡增，其所領導的政府却多少予人以「左傾」的感覺，是以基民黨與義共達成有限度的協議。一九七八年基民黨允許共黨加入支持政府的議會多數，但拒絕提供共黨以內閣席位。目前，基民黨似乎又脫離了「左傾」的路線，不僅黨內保守力量增強，即過去主張與共黨保持某種合作關係的基民黨秘書長柴卡尼尼（Benigno Zaccagnini）都明白表示，即使義共完全放棄列寧主義教條，義共仍沒有資格獲得內閣席位。

基民黨與義共兩大黨爭抗結果，這次落得兩敗俱傷，由小黨撿到便宜。中間、右翼或左派等若干小黨的得利，可以解釋為選民對兩大黨長期執掌義國政權，或影響政局的不滿表示<sup>⑭</sup>，也意味義大利「兩極化」（bipolarisation）政治型態或將面臨新的變化。

## 四 政局展望

從上面分析與檢討得知，此次義大利大選結果，義共在國會中已失去過去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基民黨的地位仍一如往昔，其他小黨的勢力則略有增加。由於各黨在國會中的結構並無突破性的改變，因此獲得席次較多的基民黨，仍須與其他黨派合作，共組聯合內閣，惟瞻望前途，問題重重，恐非短期間內所能磋商解決。

一般觀察家預料，基民黨今後的組閣，將不出下列幾種模式<sup>⑮</sup>：

第一，全國性各黨聯合內閣——這是義共所主張希望的模式，但基民黨基於義共的馬列主義色彩以及顧慮國際的反響，勢無法接受。社會黨黨魁克瑞科西長期以來對馬列主義所作的攻擊，也顯示難與共黨合作。

第二，基民黨主閣，義共在野的方式——即採取政府由基民黨控制，義共在內閣以外加以支持的方式，這也就是自一九七六年以來基民黨所實行的「一面抗拒，一面聯合」的「容共」政策，即在政府組閣時拒絕共黨參加，而在國會方面儘量與共黨妥協、聯合的政策<sup>⑯</sup>。惟目前各種跡象顯示，義共已不想重拾這種只有給自己帶來更大不便的「跛腳式」合作。（下轉第59頁）

註⑭ Communist Vote Ebbs in Ital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5, 1979.

註⑮ Robert Solé, Elections Sans Passion en Italie. II.-La Crainte de l'Impasse. Le Monde, 3-4/6/1979.

註⑯ 參閱拙文——義大利大選後之政情，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十二期，頁五十四。

的保守勢力是牢不可破的，而巴勒維竟然忽略了這種傳統的宗教勢力，遽然引進了西方的文化，終於遭到了敗亡的命運。

當前土耳其其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經濟危機。過去多年之間尤其是美國對土實施武器禁運期間——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土耳其一直在艱危環境中掙扎。

現在由於通貨膨脹率的增高（百分之四十），物價的直線上昇（百分之七十）；加以外匯準備金的銳減，截至三月下旬止已降至五億四千萬美元<sup>⑩</sup>，僅可支持一個半月之進口外匯，而外債已高達一百二十五億美元。似此困窘情形，如無國際間的支援，長此以往，艾西費特政權恐將難以維持於不墜。

目前土耳其需要經濟援助至少十億美元，以償付外債及作經濟復甦之用，此項巨額款項急待於美、西德、英、法四國及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援助。現在土耳其正與該基金商談四億五千萬美元借款之中。卡特政府最近已正式要求國會同意給予土耳其一億五千萬美元之額外援助，其中包括經援一億美元，軍援五千萬美元。

在本文結束時，美國參院已同意給予土耳其經援五千萬美元，軍援四千萬美元。

總之，伊期局勢突變之後，土耳其的戰略地位顯然更爲重要，我們有理由相信，西方國家爲了本身利益，似乎不會坐視土耳其情勢的持續惡化。

註⑩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20, 1979 By David A. Andelman "Sweep Rescue Program."

（上接第47頁）

第三，沒有基民黨的聯合內閣——即基民黨與義共相互易位，扮演在野或反對黨的角色。實現這個模式的大前提，必須義共能够找到堅實可靠的夥伴；然而，由於若干中間小黨的堅拒與「赤」色爲伍，以及社會黨曾公開表示，「人民戰線」的組合根本不合政治現實，則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第四，中間偏左的內閣——這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模式，即基民黨可能爭取社民黨、共和黨，特別是社會黨的支持，共同組織聯合內閣。參議院議長范法尼（Aminore Fanfani）曾主張提供總理職位予社會黨人擔任，以吸引社會黨加入聯合政府，而置共黨於反對黨的地位。惟社會黨黨魁克瑞科西曾經表示，只有社會黨受到平等的待遇，他們才考慮加入基民黨組成的政府。儘管提供社會黨人士一個總理職位，可稱得上「平等」，但大多數基民黨領袖並不十分贊成范法尼所提的這個慷慨條件。

綜上所述，基民黨組閣的前途仍然多艱，執政的基礎依然相當薄弱；義大利在經濟情況未獲得顯著改善前，政局一時恐仍難穩定。至於遭到挫敗的義共，今後可能揚棄「歷史性妥協」的包袱，改採強硬路線，有如法共在今年五月初宣告重走莫斯科路線一樣。如此一來，所謂「歐共主義」不但面臨真正沒落的命運，恐怕更將永遠消失不復見矣！